

|文|化|百|科|系|列|

最受读者喜爱的 散文

刘振鹏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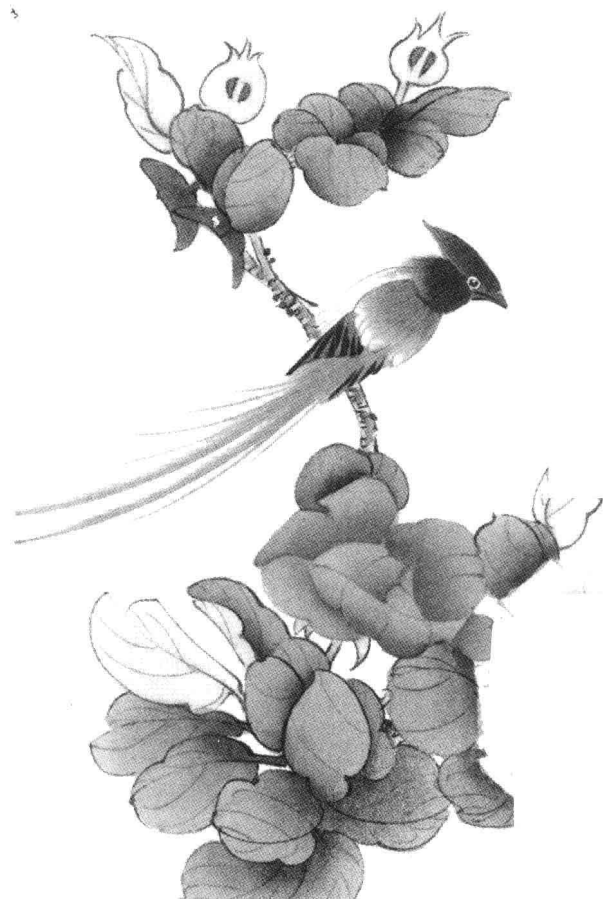


辽海出版社

最受读者喜爱的散文 4

刘振鹏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受读者喜爱的散文/刘振鹏主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451-0925-2

I. ①最… II. ①刘…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5772 号

责任编辑:段扬华

责任校对:顾 季

封面设计:唐文广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 话:024—23284469

E-mail: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发行者: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170mm×250mm

印 张:60

字 数:1120 千字

出版时间: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0 元(全四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散文能带给读者美的图画、美的情景、美的享受、美的追求、美的憧憬；散文能陶冶情操，能启人哲思，发人深省；散文能抚慰受伤的心灵，给人欢乐、温暖和爱。本书所选作品有的精练优美，有的朴素自然，有的音节铿锵，有的情感浓郁，有的长于抒情，也有的侧重于叙事。我们希望这些作品可以拓宽读者的视野，丰富读者的知识，让读者更好的品味散文的风格和魅力，汲取更多有益的精神食粮。读者在品位这些优美的文字时，既可以欣赏到这些名家们独特的艺术视角和表现手法，又可以领悟到作者真实的精神世界；既能够提升自己的写作和鉴赏水平，又能够培养和陶冶自己的艺术情操。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立意深远、具有丰富哲思的散文，不仅可以开阔视野，重新认识历史、社会、人生和自然，获得思想上的盎然新意，而且还可以学习中外散文名家高超而成熟的创作技巧。编者从浩如烟海的散文卷帙中遴选出数百篇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辑录成书。这些作品有的字字珠玑，给人以语言之美；有的博大深沉，给人以思想之美；有的感人肺腑，给人以情感之美；有的立意隽永，给人以意境之美。

目 录

罗曼·罗兰(法)	1
鼠笼	1
加缪(法)	7
重返蒂巴萨	7
西西弗斯的神话	13
布封(法)	16
马	16
天鹅	19
蒙田(法)	21
热爱生命	22
雨果(法)	22
巴尔扎克之死	23
悼念乔治·桑	26
科莱特(法)	28
松鼠	28
儒勒·列那尔(法)	32
自然素描	32
纪德(法)	40
沙漠	40
卢梭(法)	42
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42
叶芝(爱尔兰)	44
最后的吟游诗人	44

黑塞(德)	49
农舍	49
树木	51
伯尔(德)	52
懒惰哲学趣话	53
茨威格(奥地利)	55
世间最美的坟墓	55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56
李科克(加拿大)	58
我们是怎么过母亲节的	59
怎样发大财	62
麦克伦南(加拿大)	65
伐木抒怀	65
穆尔(加拿大)	70
写在一本复仇记的前面	70
海明威(美)	76
真实的高贵	76
斯坦贝克(美)	77
巨人树	77
德莱塞(美)	78
我的梦中城市	79
怀特(美)	81
再到潮上	81
泰戈尔(印度)	86
对岸	87
自由	87
金色花·雨天·告别·榕树	89
萧伯纳(英)	91
贝多芬百年祭	91
丘吉尔(英)	95
我与绘画的缘分	95

夏多布里昂(法)	98
密西西比河风光	99
美洲之夜	100
法朗士(法)	101
塞纳河岸的早晨	101
罗歇尔的种马	102
兰波(法)	103
黎明	103
蓬热(法)	104
贝壳小记	104
乔治·桑(法)	106
冬天之美	106
莫泊桑(法)	107
雪夜	107
波特莱尔(法)	108
时钟	108
马拉美(法)	109
秋	109
佩德罗·普拉多(智利)	110
当玫瑰花开的时候	111
聂鲁达(智利)	113
归来的温馨	113
加·米斯特拉尔(智利)	115
母亲的诗(节选)	115
川端康成(日本)	118
我的伊豆	118
花未眠	120
井上靖(日本)	122
春将至	122
东山魁夷(日本)	126
一片树叶	126

听泉	128
壶井荣(日本)	130
蒲公英	130
德富芦花(日本)	132
我家的财富	133
帕特里克·怀特(澳大利亚)	134
回头的浪子	134
斯米尔宁斯基(保加利亚)	138
赤脚的孩子	138
温赛特(挪威)	139
挪威的欢乐时光	139
安徒生(丹麦)	146
光荣的荆棘路	147
纪伯伦(黎巴嫩)	150
笑与泪	151
浪之歌	152
虚荣的紫罗兰	153
大卫·格罗斯曼(以色列)	156
人像一根麦秸	156
尼采(德)	163
伟大的渴望	163
高尔基(俄)	165
海燕	166
鹰之歌	167
晨	172
蒲宁(俄)	174
静	175
普里什文(俄)	178
林中小溪	179
巴乌斯托夫斯基(俄)	182
黄光	182

屠格涅夫(俄)	188
树林和草原	188
门槛	193
蔚蓝的王国	194
托尔斯泰(俄)	195
我不能沉默	196
莫拉维亚(意大利)	206
阿克拉人的服饰	206
普鲁斯(波兰)	210
影子	210
伊瓦什凯维奇(波兰)	212
草莓	213
玛丽·居里(波兰)	214
我的信念	214
显克微支(波兰)	215
二草原	215
培根(英)	218
谈读书	219
狄更斯(英)	220
尼亚加拉大瀑布	220
高尔斯华绥(英)	222
远处的青山	222
罗素(英)	224
论老之存至	225
我为何而生	226
罗伯特·林德(英)	227
无知的乐趣	227

罗曼·罗兰 (法)

罗曼·罗兰 (1866 - 1944 年)，法国著名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1915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著作有：戏剧《革命戏剧集》，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欣悦的心灵》、传记《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韩德尔传》、《查理·贝玑》；回忆文集《内心旅程》等。

鼠笼

在我童年的时候，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

“我是从哪儿来的？人家把我关在什么地方了？……”

我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家庭里，身旁有爱我的亲人，这个家庭位于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到后来我对那家乡也曾回味过，也曾借着我考拉的声音称颂过那种喜洋洋的土风。

我为什么会在刚踏进人生的小小年纪，第一个最强烈最持久的感触就是——又暧昧，又烦乱，有时候顽强，有时候忍受的：

“我是一个囚犯！”

佛朗索瓦一世，一进入我们克拉美西圣·马丹古寺那个不大稳固的教堂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这可真是个非常漂亮的鼠笼！”（这是根据传说）——我当时就是生活在鼠笼里的。

最先映入眼底的印象是：我小孩子目光所能到达的头一个境界。一所院子，十分的宽广，铺砌着石头，当中有一块花畦，房子的三堵墙围绕着一面，墙对我显得十分的高。第四面是街道和对门的房屋，这些都和我们隔着一道运河。虽然这方方的院子是坐落在临水的平台的上面，可是从幽禁在底层屋子里的孩子看来，它就像是动物园围墙脚下的一个深坑。

一个最切身的记忆是童年的疾病和娇弱的体质。虽然我有健康的父母，富于抵抗力的血统（姓罗兰和姓古洛的都是高大、骨骼外露、没有生

理的缺陷、天生耗不完的精力，使得他们一辈子硬朗、勤快，都能够活到高寿。我的外祖父母轻松地活到八十岁以上，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八十八岁的老父正在那里兴高采烈地浇他的花园)。他们的身子骨儿在任何情形下都经得住疲乏和劳碌生活的考验，我的身子骨儿也和他们一样，可是，在我襁褓时期却出了件意外的事，不但影响了我的一生，而且给我带来痛苦的后果。那是在我未满周岁的时候，一个年轻女仆一时粗心，把我丢在冬天的寒气里忘了管我，这件事差一点送了我的性命，而且给我种下支气管衰弱和气喘的毛病，使得我受累终身。大家从我的作品里，时常可以看到那些“呼吸方面的”辞藻：“窒闷”、“敞开的窗户”、“户外的自由空气”、“英雄的气息”——这些都是我无心的，迸发出来的，似乎是飞翔受了挫折时的挣扎。这只鸟在扑着翅膀，要不就是胸脯受了伤，困在那里，满腹焦躁地缩作了一团。

最后是精神方面的记忆，强烈而又深入心脾。我在十岁以前，一直是被死的念头包围着的——死神曾经到过我的家，在我身旁击倒了我一个年纪很小的妹妹（我下文还要说到她）。她的影子常驻在我们家里没有消失。挚情的母亲，对这件伤心事总是不能忘记，如醉如痴地追想着那个夭亡的女儿。而我呢，眼看着她没有两天就消失了，又经常看着我母亲那么地牵记着她，死的念头始终在围着我打转，尽管在我那个年纪是多么心不在焉，只想着溜掉，可是恰恰在我十岁或十二岁以前一直是多灾多病的，就更加暴露了弱点，使得那个念头容易乘虚而入。接二连三的伤风、支气管炎、喉病、难止的鼻血，把我对生活的信心断送得一干二净。我在小床上反复叫着：

“我不想死啊！”

而我母亲泪汪汪地抱紧了我，回答说：

“不会有事的，我的孩子，善良的上帝不会连你也从我手里夺去的。”

我对这话只是半信半疑：因为要说到上帝的话，我只知道从我人生第一步起他就滥用过他的权力，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当时我还不不懂，我对于上帝的最清楚的见解，也就是园丁对他主人的见解：

老买人说：这都是君王的把戏。

.....

向那些为王的求助，你就成了大大的傻子。

你永远也不能让他们走进你的园地。

古老的房屋，呼吸困难的胸膛，死亡凶兆的包围，在这三重监狱之中，我童年时候初步的自觉，仰仗着母亲惴惴不安的庇护而萌动起来。脆弱的植物，和庭前墙角抽华吐萼的紫藤和茄花似乎是同科的姊妹。朝荣夕萎的唇瓣上所发出的浓香，混合着呆滞的运河里的腻人气息。这两种花在土地里生根，朝着光明舒展，小小的囚徒也像她们一样，毫无目的可是还半眠半醒的状态，在空中暗自摸索，要找一条看不见的出路来使自己脱逃。

最近的出路是那条暗沉沉的运河，它沿着平台的矮墙，我凭在墙头。河水浑腻而青绿，没有一缕波纹，河上载着深凹的重船，瘦弱的纤夫好像要倾着全身的重量来扑到地上。船栏杆上缆绳的摩擦隐约可闻。一座转桥轧轧做响，缓缓地旋动开来。船舱的小天窗上摆着一盆石榴红，从船舱里，一缕青烟在冉冉升起。舱口坐着一个女人，默默无语，缝补着活计，这时慢慢抬起头来，朝着我漠不关心看了一眼。船过去了……而我呢，我仍站在墙头，看见墙和我一同过去。我们把那只船撤在后头了，我们漂开了。越漂越远，到了无垠的广漠。没有丝毫振荡，没有一丝波动，悠悠荡荡的，好像我们也像黑夜的天空一样，老是这么着，在永恒里自在翱翔。随后我们又发觉了，墙和我，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做着同样的梦。船却走了。它到得了目的地吗？另一只船接着又过来了，似乎还是先前的那一只……

另外一条出路，更加自由自在：就是太空。——小孩子常常仰起脸来，望着飘忽的云，听着呢喃的燕语。朵朵的白云，在孩子的心目中都演变成光怪陆离的建筑物（那是他初次着手的雕塑，小小的创作家是把空气当黏土来塑的）。至于那些险恶的密云，法兰西中部夹着霹雷的倾盆暴雨，那就更不用说了！风云起处，来了害人的对头，造物主双眉紧皱，向脆弱的小囚徒重新关起天上的窗板……这时救星来了，就像是女巫的手指为我打开那旷野上的天窗……听！钟声响了，这正是圣·马丹寺的钟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开头几页，也有这钟声在歌唱着。我未觉醒的心灵里，早就铭记住它的音乐了。在我的房屋上面，这些钟声从古老大教堂透过的钟楼里面袅袅而出。但这些教堂的歌鸟却没有使我想到教堂。以后我再说说我和教堂中神祇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冷漠的，客气的，疏远

的。尽管我曾经认真努力，我也没有办法和神接近。神懂得我怎样地找过他啊！可是懂得我心事的神绝不是那个神。这是向我倾听的神——为了让这个神向我倾听，我才特意把他创造出来，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不断地向他皈依，这个神是在翱翔着的歌鸟身上的，也就是钟声，而且是在太空里的。不是圣·马丹寺高居在雕饰的拱门之上，蜷缩在他鼠笼之内的那个上帝，而是“自由之神”——自然，在当时，我对他翅膀的大小是根本就不知道的。我只听见那两个翅膀在寥廓的高空中鼓动。可是我却不肯定它们是否比那些白云更为真实。它们是我的一个怀乡梦，这个怀乡梦为我打开一线天光，转瞬就消逝，让笼门又在我生命的暗窟上关闭了……很久很久以后（这情形留待将来再说吧！）我爬，我用力推，我用前额来顶开那个笼门；在空阔的大海上，我又找到了那钟声的余韵。但是直到青春期的时候，我始终是在那个紧闭的暗窟里摸索着的——我指的是布尔戈涅那个又大又美的暗窟，那暗窟就像是一所地窖，酒桶整齐排列成行，桶里装着美酒，桶上结着蛛网。在那里面，除了一个女人，别的人都是逍遥自在的，我听到他们的欢笑声，就像我们本乡人那么会笑一样。我并不是瞧不起这种欢笑和豪饮……可是，窟外有的是阳光啊！……那真的是阳光吗？（但愿我能够明白就好了！）要不就是夜景吧？……既然那些身强力壮的人没有一个想要离开，我知道自己十分软弱，也就失掉了离开勇气，留守在我的一隅。

我十六七岁读到《哈姆雷特》的时候，那些亲切的语句在我那暗窟的拱顶下引起了怎样的共鸣啊！

“我的好朋友们，你们什么事得罪了命运，她才把你们送进这监狱里来了？”

“监狱里！”

“丹麦就是一所监狱。”

“那么整个世界也是一所大的监狱。”

“一所大的监狱，里面有许多监房，暗室，地牢……”

当真的，继续往下读，一句话，一句神咒般的话打开了我无穷的



希望：

“上帝啊！就是把我关在一个胡桃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做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

这就是我一生的历史。

我一回忆那遥远的年代，最使我感到惊异的就是“自我”的庞大。从刚离开混沌状态的时候起，它就勃然滋长，像是一朵大大的漫过池面的莲花。小孩子是不能像我现在这样的来计算它大小的，只有在人生的壁垒上碰过之后，对自我的大小才会心里有数；高举在水天之间的莲花，本来是铺展的，不可限量的，这座壁垒却逼得它把红衣掩闭起来。随着身体不停的生长，在无数岁月中受尽了反复的考验，这样一来，身体变得越来越大了，自我却越来越小了。只有在青年期快结束的时候，自我才完全控制住它的躯壳。可是这种生命开始时期充塞于天地之间的丰富饱满，以后就一去不返了。一个婴儿的精神生命和他细小的身材是很不相称的。但是难得有几道电光，射进我远在天边的朦胧的记忆，还使我看到巨大的自我，在小小的生命里称王。

以下是这些光芒中的一道——不是离我最远的（还有别的光芒照到我三岁的时候，甚至更早。）却是最深入我心的。

我五岁。我有个妹妹，是第一个叫玛德玲的，我比她大两岁。那时是1871年6月底，我们和母亲在阿尔卡甸海滨。几天以来，妹妹一直是懒洋洋的，她的精神已经委顿下去。一个庸医不知道去诊断出她潜伏的病根，我们也没想到没几天她就会离开我们了。有一次，她来到了海边：那天刮着风，有太阳，我和其他的孩子在那里玩着；可是她没有参加，她坐在沙土上面的一把小柳条椅上，一言不发，看着男孩子们在争争吵吵，闹闹嚷嚷。我没有其他孩子那么强壮，被人家排挤出来，我噘着嘴，抽抽咽咽的，不由自主走到这女孩子的脚边——那双悬着的小脚还够不着地；我把脸靠着她裙子，一面哼哼唧唧，一面拨弄着沙土。这时她用小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向我说：

“我可怜的小曼曼……”

我擦干了眼泪，我也不知是受了什么打动。我朝她抬起眼来；我看见她又怜爱又凄怆的脸。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过了一会儿，我对这些就再也不想看了。——可是，我要想它一辈子哪……

这个只有三岁的小姑娘，她那略微大了些的脸庞，她淡蓝的眼珠，她美丽的金发，那是我母亲引以自豪的——她蓝白两色交织的斜方格裙子，上部露出雪白的衬衫，她悬荡着的小腿，腿上穿着粗白袜子和圆头羊皮鞋……她充满了怜悯的声音，她放在我头上的软绵绵的手，她惆怅的眼光……这些都直透进我的心坎。一刹那我仿佛受到了某一种启示，那是从比她更高远的地方来的。是什么呢？我也说不上来。小动物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受了别的事物吸引，就把这些忘得干干净净。

我们回到了旅馆。太阳在海面上落了下去。那一天正是小玛德玲在世的最后一天。咽喉炎当夜就夺走她的生命。在旅馆的那间窒闷的屋子里，她临死挣扎了六个钟头。人家把我和她隔开了。我所看到的只是盖紧的棺材，和我母亲从她头上剪下来的一绺金发。母亲疯了一样的，连哭带喊，不允许别人把她抬走……

过了几天，可能就是第二天，我们回家去了。现在我眼前还看得见那个载着我们的火车厢；那些人，那些风景，那些使我恐惧的隧道，整个占满了我的心灵。根本就没任何悲哀。忘记那个我所不喜欢的海，我心里没有一点遗憾；我也离开了在那个海边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我把一切都撇在脑后，一切好像都烟消云散了……

但是那个坐在海边的小姑娘，她的手，她的声音，她的眼光——从来也没离开过我。似乎这些都镂刻进我的肌骨里一样的！那时她不到四岁，我也还不到五岁，不知不觉的，两颗心在这次永诀中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两个是超出时间以外的。我们从那时起，紧靠着成长起来，互相真是寸步不离。因为，大概每天晚上临睡之前，我总要向她的倾诉出一段还不成熟的思想。而且我还从她身上认出了“启示”，她就是传达了那启示的脆弱的使者——这启示就是：在她从尘世过境中的那个通灵的一刹那间，纯净的结合使我俩彼此融为一体，这个结合在我心里引起的神圣的感觉——也就是人类的“同情”。

在我的作品《女朋友们》的卷尾，当葛拉齐亚在客厅大镜子里出现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对这道光芒的淡薄的追忆。

加缪 (法)

加缪 (1913 - 1960 年)。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和评论家。主要著作：随笔集《反面和正面》，散文集《婚礼》，小说《局外人》、《堕落》、《鼠疫》、《流放和王国》，剧本《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正义者》，哲学论著《西西弗的神话》、《致一位德国朋友的信》、《反抗的人》等。

重返蒂巴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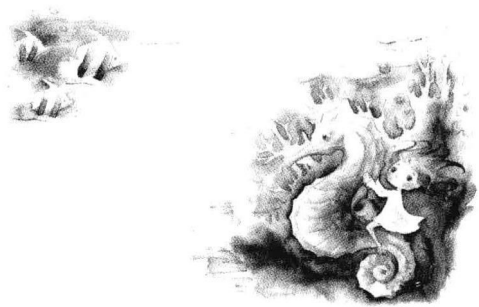
你怀着一颗愤怒的灵魂，离家远航，穿过海上的岩礁，定居在异国的土地上。

——《美狄亚》

五天来，阿尔及尔一直下着大雨，最后竟连大海也打湿了。不停的大雨，厚得发黏，从好像永不干涸的天空的高处，朝着海湾扑下来。大海像一块灰色的、柔软的海绵，在苍茫的海湾里隆起。可是，在持续的雨中，水面看起来好像并不动。只是远远地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宽阔的激荡，在海上掀起一片朦胧的水汽，朝着被围在湿漉漉的林荫道之中的港口漫去。城市本身也被水汽包围，掠过水淋淋的白墙，去和海上的水汽相会。人不管朝哪个方向，呼吸的大概都是水，空气终于能喝了。

面对这被水汽团团裹住的大海，我走着，等着，这十二月的阿尔及尔，对于我好像是一座夏天的城市。我逃离了欧洲的黑夜，逃离了人间的寒冬。然而这座夏天的城市也失去了笑声，只给我一些隆起的、发亮的脊背。晚上，我躲在亮得刺眼的咖啡馆里，从那些认得出名字却叫不出的人的脸上看出了我的年龄。我只知道他们跟我一起年轻过，而现在已经上了年纪。

然而我依旧执着地等着，也不大知道等什么，也许是重返蒂巴萨的时候吧。当然，重返度过青年时代的地方，希望四十岁时重新体验爱过或二十岁时极大地享受过的东西，不啻是一种巨大的疯狂，而且似乎总要受到



惩罚。不过我对这疯狂已有经验。我已经回过蒂巴萨，那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不久，而那战争的年代，正标志着我青年时代的结束。我想我那时是十分渴望重获一种无法忘怀的自由。的确，在这个地方，二十年前，我常常整整一个上午都在废墟间徘徊，闻苦艾的

气味，靠着石头取暖，到处寻找小小的玫瑰花，这些玫瑰谢得很快，只能活到春天。只是在正午，蝉也因忍受不了酷热而钳口，我才逃离吞噬一切的光明而重新燃起的那片贪婪的大火。入夜，我有时睁大眼睛躺在繁星密布的天空下。那时候，我是在生活。十四年后，我又看见了 my 废墟在距离海浪不远的地方，我沿着这座已被人们忘记的小城的街道走着，穿过长满苦涩的树木的田野；在俯视着海湾的高地上，我像原来一样抚摸着焦黄的圆柱。但是，废墟周围已被围上了铁丝网，人们只能从被特许的入口进去。由于一些大概被道德认可的理由，夜间在那里散步也被不允许；白天，人们则会遇见一位宣过誓的守卫。似乎是出于偶然吧，那天早晨，废墟上也下着雨。

我感到十分困惑，我在荒僻、潮湿的田野里走着，至少试图重获那种力量，这力量直到目前还是忠实的，它可以帮助我接受那些既成的东西，在我一旦承认不能加以改变的时候。的确，我不能让时间倒流，不能把我爱过的、已在很久之前骤然消失的面貌重新给予世界。事实上，1939年9月2日，我没有去希腊，我原本是应该去的。可是，战争来了，后来战火又燃遍了希腊。那一天，在积满了黑水的石棺前，在沾满了污泥的桤柳下，我在自己身上又发现了那阻隔在炽热的废墟和铁丝网之间的距离和岁月。我先是在美丽的景象——我唯一的财富——中长大，又以丰富为开始，接着来的却是铁丝网，我说的是暴政、战争、警察、反抗的时代。我们必须习惯于黑夜，因为白天的美仅成了回忆。而在这泥泞的蒂巴萨，回忆本身也变得越来越淡薄。这里所说的就是美、丰富、青春！熊熊大火的照耀下，世界立刻现出了它的皱纹和创伤，旧的和新的。它一下子老了，我们也一样。我来这里寻求那种冲动，我知道它只能激起那种连自己也不